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洋娱乐」的流入

——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

高福进 著

YANG YULE DE LIURU
JINDAI SHANGHAI DE WENHUA YULEY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高福进 著

『洋娱乐』的流入

——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

YANGYULE DE LIURU

JINDAI SHANGHAI DE WENHUA YULEYE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高福进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ISBN 7-208-03960-7

I. 洋... II. 高... III. 文娱活动—文化史—上海市—
近代 IV. G24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3565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封面设计 柯国富

美术编辑 王晓阳

·老上海文化生活丛书·

“洋娱乐”的流入

——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

高福进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福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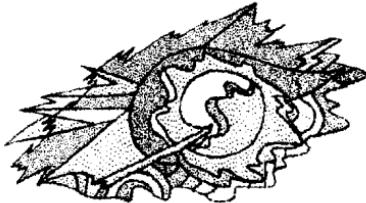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4 字数 129,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960-7/K·918

定价 14.40 元



引言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开始充分享受文化娱乐生活，除了古代希腊罗马人，中国古文明要比 19 世纪西方列强的祖先们早了至少两千年。然而到了近代，所谓现代文明的娱乐方式却是以西人为先。这种西式文化娱乐传入中土，最早始自澳门^①，但真正系统地、大规模地流入则在上海表现得最为突出。

上海：东方的巴黎

上海开埠始于 1843 年 11 月，之后，它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城市而一跃成为闻名远东的大都会。半个世纪之后，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最为西化的城市（图引-1）。

翻阅上海发展的历史画卷，可以感受到，上海从古代的一个小渔村发展到近代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城市，它经历了宋朝立镇、元代设县、明朝筑城的漫长的发展历程。

^① 参见拙文：《澳门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季刊》1999 年第 4 期。



图引-1 开埠 到了清代中期的嘉庆年间，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具有 50 万十年后的上海 人口的城市，又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逐渐成为“江外滩 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发展成一座崭新的、越来越具有发展潜力的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看来超越原有的东南名城苏州、南京、杭州已是指日可待了。

到了 1900 年，上海人口超过 100 万，15 年后又超过 200 万。到了 1930 年，上海已经是人口超过 300 万的中国特大城市，在远东居第二（仅次于东京），位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之后，为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 年，上海人口达到 500 万，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特大城市。自 20 世纪初期到今日，上海保持着中国最大城市的位置，这与开埠以来百余年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不过在开埠之前的上海，虽然这里有的是文化设施及文化名人，“但在中华文化的殿堂中，没有上海文化的交椅，有的是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①。只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有两种文化渐渐施加于这一天然优良的港口城市，一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二是西洋文化。晚清以来二者作用之下形成的所谓“海派”文化，成了上海特有的文化，至今仍然如此。因此，上海不像

^① 熊月之、张敏：《晚清文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卷 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0 页。

其他一些沿海发达城市，它只是在经济上特别是商业或纯粹的港口贸易方面比较繁荣，而在文化则是苍白或相对地贫乏。上海——无论是旧中国时期的上海还是今日的上海，它在文化上始终有着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而且自 20 世纪以来，上海俨然是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即便与北方、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相比，上海也并不逊色。

今日的上海，不仅是全国经济、商业、贸易、金融（甚至文化）的中心，近代的上海更是如此。旧中国时期中外各大银行主要集中在上海，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及直接对外贸易总值的一半以上都集中在上海。旧上海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活动主要的中心地之一，在文化方面也是全国瞩目的焦点。上海自从鸦片战争以后已经取代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从而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华的窗口，成为中外文化撞击交汇的中心地带。中国近代历史上，上海的地位“重要到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地步”^①，上海是一个自由的移民之城，是失意政客的避风港，是冒险家的乐园，同时也像近代的纽约、巴黎一样，是乞丐、娼妓的家园和聚居地。旧上海，是文明与罪恶并存之地，是中国新文化的摇篮，同时也是一个黑色的大染缸。

上海：中国最现代最开放的大都市

人言，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②。

①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总序”。

②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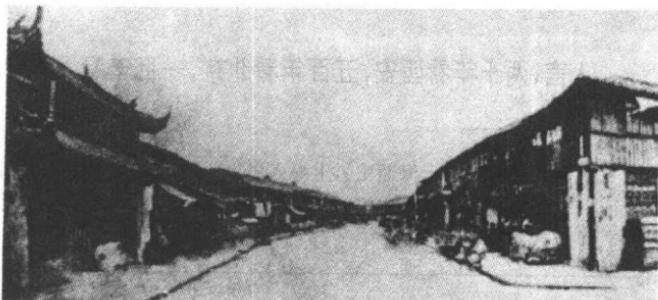
“洋娱乐”的流入

从某种程度上讲,长期以来上海是中国最现代、最开放、最摩登的大都市,这在上一个世纪前半叶更是如此。

自开埠以来,上海成为中国甚至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外滩有林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交易所,有直冲云霄的大厦;有凸肚子的洋老板;有发光的金条,成捆的钞票。上海,简直就是“阿里巴巴的山洞”——外滩银行里的金库无比地充盈,譬如大英帝国汇丰银行的代表安格联等洋人非常及时地抓住了中国人的钱袋;自1909年发售彩票至1949年的40年间,洋人从中国掠夺的这一项财富就达到4亿元,这些钱足以建造100座24层高的国际饭店,即便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跑马厅的现金收入除了开支之外还剩2000万元的银子。

宽阔的南京路(图引-2),两旁是精雕细刻的高楼大厦及金字招牌的大商行,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以及那些从周围农村来到上海的“乡下人”初到上海滩,往往被光怪陆离的大上海弄得目不暇接、不知所措,没有见过高鼻深目、金发碧眼欧洲人的他们备感眼界大开,并且也往往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些许由衷的感叹。而接下来几天他们在整个上海的所见所闻足够其回乡聊上几天几夜。其所

图引-2 1870年的南京东路一带的景象



见所闻，带有几分神秘，其返乡后的所穿所戴，也带着自足的“洋气”。

上海开埠之初那年，洋人只有 25 人，但随后，洋人逐渐增加，洋人数量的增加同样与近代上海人口的增加形成比例。民国初年，上海二百多万人，其中 100 万住在公共租界，近 50 万人住在法租界。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是全国最大、最发达的城市。从 1852 年到 1949 年间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上海的人口增长了大约 9 倍，净增了 500 万人，从这个侧面也足以反映了旧上海的飞跃发展。

旧上海：近代文明的摇篮，殖民罪恶的渊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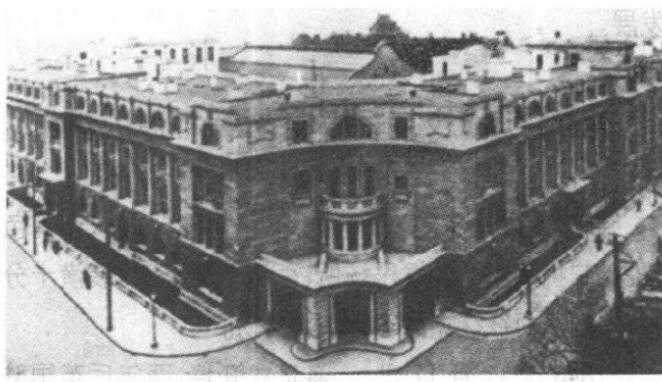
旧上海是一个文化发达之地，但同时又是一个黑色染缸；它拥有华丽的娱乐场所，生意十分红火，装潢十分豪华，但里面往往充斥着罪恶的交易。

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正式开埠；两年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 (G. Balfour) 与上海道官慕久正式签订将上海的一块土地租给英国人使用的协定，英租界开始建立。1848 年，美国租界建立；1849 年，法国租界建立。1863 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最初这些租界面积有限，如英租界面积是 832 亩，法租界为 986 亩，但是到了后来，这些租界面积急剧扩大，1900 年公共租界面积达到了 33 500 余亩，是英租界最初面积的 40 倍，到了 1914 年法租界面积达到 15 150 亩，是初辟面积的 15 倍以上。1854 年 7 月，英、法、美租界宣布成立工部局 (E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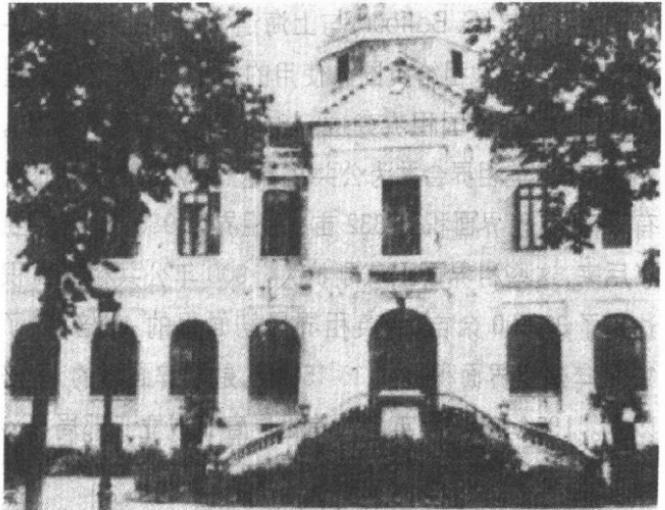
“洋娱乐”的流入

ecutive Committee, 图引-3), 后来法租界成立公董局(图引-4), 工部局成为英美的公共租界的行政机关, 这一洋人区域内的管理机构使得租界这一中国境内的特殊区域几乎得到了全权的保护。这就是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写照(图引-5)。在近代西方以及当代世界许多城市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之初, 似乎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上述充满矛盾甚至悖反的社会现实: 一方面是文明的曙光

图引-3 位于
今日江西路、福
州路口的工
部局大厦(1913
年建)



图引-4 近代
上海法租界管
理机构——公
董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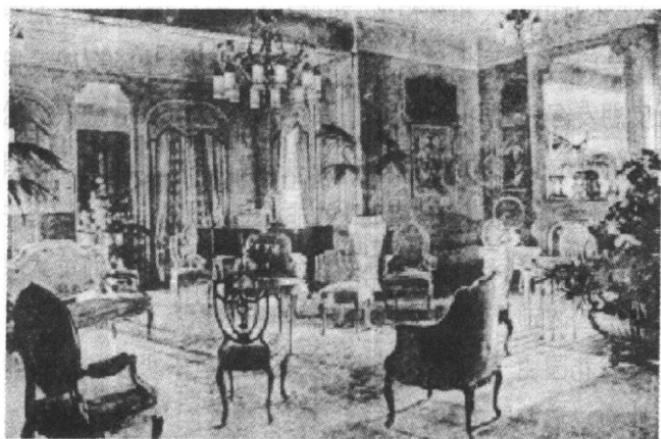


图引-5 租界
管理局旗帜及
徽标



和进化,另一方面又是罪恶的涌现及泛滥。这并非是旧上海的畸形发展,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开埠以后的上海有“十里洋场”之称,以租界为标志的十里洋场呈现发达和繁荣的局面,那里不仅有高楼大厦、银行剧院,但同时也有夜总会、舞厅、妓院以及贫民窟。就文化娱乐而言,一方面是洋人买办们的灯红酒绿、奢侈淫乐(图引-6),一方面又

图引-6 旧上
海买办的豪华
住宅



是乞丐流民们的嗷嗷待哺,以及舞女娼妓们的辛酸血泪。

然而,旧上海虽然历经辛酸和艰难,但毕竟它在文明的滔滔浪潮中滚滚向前,在不断地淘去一些罪恶的渣滓之后,留存下来的大多是文明的精华。

洋娱乐,洋人乐——“华洋共居”但不能共处共享

就文化娱乐消费者而言,旧上海时期的华人可以居住十里洋场,但洋娱乐最初也只有老外们在享受,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体验和享受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洋娱乐,只是洋人乐。上海就是一个“豪富与赤贫、文明和愚昧”共存的城市。所以,对于西洋娱乐,上海人实际上也有着一个从排斥到认同继而追求甚至入迷的发展过程。

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是,旧上海的洋娱乐业充满着种族歧视和殖民色彩。在某些娱乐场所或场合,“洋大人”还对中国人和颜悦色,礼貌有加,但是“假若在上海夜总会门口,或是华懋饭店阶前碰到他,他就决不会对黄脸皮朋友客气了”^①。即便是那些具有公共娱乐意识的公园的建立,也不能摆脱极具歧视和殖民色彩的事实。其实,那些所谓的“公家花园”并非真正是面向上海民众,它们只是免费向洋人(一开始)及少数华人开放,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不能进入。譬如第一座公家花园——外滩的公家花园由于禁止下层华人入内,以至于极少华人问津此地。该花园的《游览须知》有如下规定:“狗及脚踏车切

^① 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51 页。

勿入内；……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小孩无西人同行，不得擅入藏花之园。”^①洋娱乐只是洋人乐，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法享用甚至是无法感受到的。

老上海的文化娱乐市场：充满殖民色彩的洋人娱乐业

老上海文化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其标志主要是洋娱乐业的逐渐兴旺，而这一切又与旧上海特殊的历史环境无法分开。旧上海租界的统治状况是小政府的社会，租界不受清政府直接控制，当然华人在此也可以经营文化事业。到了晚清时期，旧上海的文化市场已经发育得比较充分了^②。

早期的上海娱乐业完全由洋人即所谓外侨控制着，为了进行一系列的商业经营和运作，他们不惜用各种手段进行敲诈甚至勒索，并同时进行歧视华人的活动，例如最早建立的正规的上海体育组织——“上海跑马总会”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歧视华人的色彩。在娱乐及以赌博为主的体育娱乐方面，洋人以殖民者的身份君临于华人之上，不仅歧视和排斥当地的主人，还以各种手段欺诈、勒索中国人。

老上海的文化娱乐市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无论是从经营角度还是从消费者本身的角度讲，这种特征经

① 《上海指南》卷8，商务印书馆1909年版，“园林”。

② 熊月之、张敏：《晚清文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卷6，第591页。

历了近百年的时间。首先,旧上海的文化娱乐业充满着殖民色彩,它从一开始就是洋人所创办、经营,同时也主要是洋人在消费;这一产业实际上是洋人一手经营和控制的,尽管民国以后有了一定改变,但殖民或半殖民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西洋人可以随意在中国的土地上购买或租用地皮,随意建造、建立自己所喜欢的设施和建筑)。

其次是当时娱乐业市场具有单一性,看似输自西方世界的娱乐项目和内容丰富多彩,但从现代文化产业的视角来看,这一娱乐业市场是极其单一化的,市场单一性表现为:经营者的单一(主要是洋人经营),消费者的单一性(大多数上海市民无法或难得参与的行业),管理者的单一性(主要是洋人或受洋人控制的买办和官僚们进行管理)。娱乐项目大多局限于体育娱乐,设施局限于夜总会、舞厅和酒吧之内。

再次是竞争激烈,一些经营者或公司企业大都是昙花一现,往往是经营不久即改弦易辙,或者为竞争对手所吞并,或宣告倒闭,譬如20世纪20年代影响较大的爱普庐影戏院几年后就因落伍而宣布倒闭。

第四是老上海娱乐业市场一定的技术性,大多数娱乐业的经营强调近代技术的利用,不仅娱乐设施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而且经营方式、彩票赌博方式也是当时西方社会最先进的手段,至少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是全新的东西,某些手段和方式至今仍然盛行。

旧上海是娱乐的天堂,它首先是洋人们和少数中国人娱乐的天堂,只是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上海市民们才逐

渐享受到部分的娱乐内容。1921年6月，娱乐性的月刊《游戏世界》在沪创刊；1935年7月，周刊《娱乐》以及半月刊的《娱乐》同时创刊；1946年6月，娱乐性的《游艺旬刊》创刊。其他还有李伯元“主办”的《游戏报》、孙漱石主办的《笑林报》、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这些小报也一般多有妓院、戏院之类的娱乐场所及内容的报道。旧上海自开埠至1949年，无论是娱乐的实践还是娱乐的理论研究和媒体，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一切足以体现近代上海文化娱乐事业甚至产业的发达程度，在这一方面，上海至少在全国是鹤立鸡群的。

近代上海的洋娱乐，从时间上看，只是到了清末民初以后才开始逐渐红火；就参与者（消费者）而言，起初只是洋人参与，后来才有少数华人加入。20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人逐渐成为一些娱乐项目主要的消费者。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娱乐项目主要是华人在消费，如电影业、舞厅、戏院、公园里主要的娱乐以及多数体育项目等等，但一些项目特别是少数体育项目仍然主要是洋人参与，譬如古典乐舞如西式古典音乐会和舞蹈如芭蕾舞，体育项目如网球、高尔夫球、回力球、板球等。

上海今昔察变：都市文化的成长与不足

1949年解放以后，上海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发展在全国甚至在全球是有目共睹的，它的文化氛围也是闻名遐

迩，诸多学者将它跟北京、广州以及香港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海派文化亦得到进一步的认可或称道。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上海与其他一些国际都市相比还有差距和不足。

美籍华裔学者、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李欧梵曾经提出过“双城记”概念，其中他将上海与香港进行了深入的比较。他认为，20世纪末的香港人虽然信心产生危机，甚至觉得上海的地位正在或已经取代香港，但李先生用“安慰”香港人的话批评了上海当今的不足和差距^①，同时他以对上海特有的情怀毫不掩饰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今日上海那些还只是“浮光掠影”的表面现象：

——浦东的建筑物大而无当，为“全球化”的批评者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上海的都市建筑和失去了“世贸双楼”以后的纽约在文化意义上相差甚远。

——上海的街道仍然在“开发中”，单车不时走上行人道；汽车疾驰不让人；而人过马路更对周围车辆视若无睹。当然无法和香港的交通相提并论。

——上海的“成功人士”和“白领阶层”，在文化消费上仍然摆脱不了暴发户的习气。

——上海的文化消费生活虽然显得日益多彩多姿，但文化资讯远远落在香港之后。上海的文化人虽时常上网，但外文报刊和港台刊物仍然很难看到，甚至连我在衡山路的咖啡店见到台北的《中国时报》

^① 汪跃华：《上海：偷偷的乡愁——李欧梵访谈录》，《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5月10日，第3版。

都会感到一阵意外的惊喜，更不必提《纽约时报》、《纽约客》，或《伦敦泰晤士报文艺副刊》(TLS)。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对于这些唾手可得的文化资讯，大部分人仍然不闻不问^①。

尽管如此，这些不足甚至是相当大的差距同样也不能、不会阻挡今日上海滚滚前进的趋势，无论是存在各种弊端的交通状况，还是至今有些“不伦不类”的现代化高楼大厦，无论文化资讯的缺乏还是文化内涵和环境的差距，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现象，时钟老人将会看到上海未来的变化和进步。

娱乐文化也是如此。开埠以后百年的上海文化娱乐虽然充满了浓郁的殖民色彩，但毕竟已经属于真正的文化娱乐业市场，至少当时在全国处于绝对的领先水平。而今，较之于西方国家的都市(以及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上海也还有差距(或者优势并不明显)。不过，这一切仍然不能减弱我们对未来上海文明进化的信心。

^① 汪跃华：《上海：偷偷的乡愁——李欧梵访谈录》，《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5月10日，第3版。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开埠前后的上海：西洋娱乐的传入 / 1

- 一、传教士与上海：西风劲吹的西式学堂 / 1
- 二、由沉闷闭塞到灯红酒绿：“洋娱乐”开始流入 / 6
- 三、洋娱乐最终走向大众：娱乐的消费阶层 / 16

第二章 老上海都市娱乐文化探源 / 22

- 一、上海地区“奢侈”之风溯源 / 22
- 二、市民文化与享乐之风 / 26
- 三、海派文化今昔 / 29

第三章 西人文化影响下的老上海：五花八门的娱乐生活 / 37

- 一、洋人的生活：工作娱乐两不误 / 37
- 二、服饰与饮食：新潮流下的